

記三位和證嚴法師交談的 海星中學修女： 貝蒂、黃雪文和高凌霞

／溫金柯



(高凌霞修女與學生合影。當時大約就是與證嚴法師偶遇的年齡。)

民國五十五年，證嚴法師在花蓮創辦「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根據該會後來的敘述，證嚴法師在當年與三位海星中學的修女的談話，是促成其決心的諸多因素之一。但是在關於這個故事的敘述當中，三位修女的形象相當的模糊而多樣化，唯一確切的資料是她們是「海星中學」的修女，其他的具體情況，如姓名、年齡等都不詳，此外，對於三位修女與證嚴法師見面的動機、談話的情境等等，也出現了細節有些出入的說法。

譬如以筆者所見的出版品材料，此事最早出現在民國六十八年九月，即《慈濟月刊》第155期第九頁，一篇沒有署任何名字的文章〈《慈濟委員小傳》出刊前言〉，敘述最為簡單：「一天，有數位天主教的修女拜訪證嚴法師，他們互相探討彼

此『教理』。……進而再討論於社會所現實施行的『事相』，最後他們交換了許多如何為貧困者提供適當協助的意見。自此，法師就立意結合更多的人，匯集更大的力量來從事社會救濟工作。」

到民國七十年，已故著名佛教作家陳慧劍居士撰寫的〈證嚴法師的慈濟世界—花蓮慈濟功德會的緣起與成長〉的敘述則是：「過了不久，花蓮海星女中的三位修女，要來地藏殿的精舍『救』她。原因是那三位修女每周日到山上傳教，聽說山地有幾個女孩經常為法師提水，修女問她們：『你們常去那個小廟嗎？你們引我們去救那個背棄上帝的人吧！』山地女孩問她可不可引修女來，法師說：『好！』那三位修女果真到了普明寺後面的小屋，修女與『比丘尼』相見之下很親切，她們談

人生，宗教，教義，同時辯論了起來。」

現今，慈濟功德會網站的〈證嚴上人重要記事年表〉則敘述為：「因緣巧合，花蓮海星中學三位修女來向上人傳教，他們談彼此的教主、教旨、教義。修女臨離去前說：『今天終於了解佛陀的慈悲是普及盡動含靈一切的生命，確實很偉大。不過，雖然天主的博愛只是為全人類，但是我們在社會上建教堂、蓋醫院、辦養老院，那麼佛教對社會可有什麼具體貢獻？』上人心情頓時沉重起來，佛教徒經常為善不欲人知，但大都各做各的，只以隱名氏的名義默默行善。可惜這份豐厚的愛心，零散缺乏組織；上人於是決定將這股力量組織起來，先從救人做起。1966年4月14日（農曆3月24日），「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正式成立。」

這三段敘事的細節出入，包括：修女此行是來「拜訪」，還是「經過證嚴法師的同意，三位修女是來救這個背棄上帝的人」，或是來「傳教」，嚴格來說是並不一樣的。又，他們的談話是「交換如何為貧困者提供適當協助的意見」，還是「辯論了起來」，抑或是「修女的談話，讓上人心情頓時沉重起來，決定組織起佛教徒零散的愛心」？這彼此之間也有明顯的差別。作為讀者，對於這種細節彼此衝突的故事，難免心生疑惑，而想要一探究竟，但是畢竟沒有因緣。三位海星中學的修女，在相關的資料中，一直沒有現身。

今年五月四號晚上，在一次學校（輔仁大學宗教研究所）的聚會後，我開車順道送兩位老師回家，一位是年輕的鄭印君老師，一位是已經退休而仍在哲學系及宗教系擔任兼任教授的西洋中世紀哲學專家高凌霞修女。在車上閒聊時，鄭老師請問高修女為什麼會從事西洋中世紀哲學的研究？高修女就談了很多往事，其中提到她在讀哲學博士之前，曾在花蓮的海星中學擔任英文老師的事。後來，鄭老師的家先到而下車。接下來，在車上，我隨口問高修女：「我們佛教徒都知道，曾經有三位海星中學的修女，在花蓮和佛教的證嚴法師談到服務社會的事，而促成了慈濟功德會的成立。您聽說過這三位修女的事嗎？」修女回答：「我就是其中一個呀！」我驚訝之餘，問了修女詳細的情形。我說：「修女！請您一定要把這些事寫出來！」修女說，這已經是多年前的事，許多印象已經模糊，不願意寫。我說：「那我來訪問修女，由我來寫好了！」修女並沒有拒絕。到五月十九日，修女從大陸短期講學回來，又參加宗教所師生的聚會，我帶著筆記本和問題，又重新請教了一次。以下即是高修女對此事的回憶。

高修女今年75歲，網路上看到的簡介是：「輔仁大學哲學系博士。留學法國，後在美國華盛頓天主教大學攻讀物理與哲學。回台後，先後任教花蓮海星中學、高雄文藻外語學院、輔仁大學哲學系。2004年2月退休。目前是輔仁大學哲學系及宗教系兼任教授，講學於兩岸之間大學。著有《馬里旦論存有直觀與知識統合》、《士林哲學》（與鄔昆如合著），譯有《法蘭西的文星：蒙田》、《神存在嗎？》等。」

高修女出身官宦世家，是滿族人，祖先在清初派到福州任職，就定居於此。她的父親精通法文，曾任國民政府駐法國領事館秘書。高修女到法國留學時，蒙聖召加入聖吳甦樂會，成為修女。

聖吳甦樂會是十五世紀中晚期，創建於義大利的修會，曾經在中國大陸傳教，在一些地方辦了教會學校。一九四九年後，天主教在中國遭到迫害，許多教徒到台灣來。花蓮海星中學是聖吳甦樂會曾在台灣所創辦的第一所教會學校（民國48年），民國55年又創建了高雄文藻外語學院，以及其他一些學校。

高修女說，民國54年，即「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成立的前一年，她才剛從美國結束學業，來到台灣，在花蓮海星中學擔任英文老師，對於當地很多情況也沒有很深的了解。而當天，即民國55年4月14日之前的某日，三位修女與證嚴法師的相遇，完全是一個偶然的情形。

三位修女，除了高修女之外，一位是年紀較長的比利時修女，叫作貝蒂，當時是學校的護士。另一位是華人修女，名叫黃雪文，當時是舍監。三位修女都是學校的老師或工作人員，從事的是教育工作，並不負責對社區傳教。

高修女回憶：當時，她們經常帶學生去郊外玩。當天也是因為出去玩，路過普明寺，在那裡休息、喝水。聽同行的另一個人說，有一位佛教的尼師在寺旁的小木屋閉關。高修女回憶，當時還說：「人家在閉關，不要打擾她。」但當時證嚴法師剛好也從小木屋走出來。在這樣不期而遇的情況下，三位穿著修女會衣的海星中學老師，和一位比丘尼，站在屋外，開始了這場被寫入史冊的宗教交談。

高修女說，當時她們和證嚴法師並不認識，以後也沒有後續的會晤。談話的氣氛很和諧，時間也不長。她說，比利時籍的貝蒂修女能說漢語，特別熱心，常常關心貧苦弱勢的人。由於貝蒂修女的這個性格，因此，她在談話中對尼師說：「佛教信徒這麼多、力量這麼大，如果做社會服

務的工作，影響會更大。」這位貝蒂修女，不久之後，回到比利時，繼續從事服務貧苦的工作，後來因為車禍去世。而另一位黃修女，現在也已經作古了。

高修女說，由於這是一次偶然的交談，她們都沒有放在心上。後來，高修女又離開海星中學，到高雄文藻學院教書，然後又到台北輔仁大學。因此，海星中學的其他修女，可能也完全不知這三位修女郊遊偶遇佛教比丘尼的事。

高修女的英文很好，經常為外國訪客做口譯的協助。她說，在二十多年前，有一次也曾經陪同外國人到慈濟功德會參觀，見到了證嚴法師，但是她並沒有意識到這就是當年有一面之緣的那位年輕尼師。我問修女，為什麼連見面也想不起來？她說：「可能因為我們見面時，她很年輕，我也很年輕，容貌有些改變，所以沒有意識到。」

今年是民國九十八年，距離慈濟創會的民國五十五年，已經四十三年了。證嚴法師今年 72 歲。高修女 75 歲。一次偶然的宗教交談，成為被一再傳誦的佳話。在故事傳說了幾十年之後，三位修女的身份，又在偶然的機會下，終於抖落模糊的身影，她們的名字被記錄下來了。這裡面，一定有上天不可思議的安排。從台灣佛教歷史研究來說，為這個故事補上這一塊，應該也是有價值的。

後記：

本文草成後，為慎重起見，我曾把草稿給熟悉慈濟功德會的友人（大愛電視台總監）楊憲宏先生過目。楊先生讀後，要我慢些發表，他把稿件透過管道，傳到花蓮，讓慈濟功德會的高層了解，認為這樣比較穩妥。一個星期後，楊先生給我的答覆是：「慈濟的高層認為，事情應該就是這樣。」可以安心的發表。

我在此期間，曾上網瀏覽相關的資訊，看到慈濟的網站中有《慈濟月刊》第 491 期（民國 96 年 10 月 25 日出版）中有《證嚴上人衲履足跡（二〇〇七年九月）》。在 9 月 17~18 日《農八月·初七至初八》，記錄了「『羅馬報導電視新聞社』來訪」一事。

報導說，來訪的三位來賓包括：「社長兼教廷宗座『聖心大學』教授德拉席爾瓦（Prof. Santiago de la Cierva）、教廷宗座『額我略大學』教授施密德（Prof.

Raphaela Maria Theresia Schmid），以及攝影師 Dominik Cira。」換句話說，是來自天主教的世界本部梵蒂岡的客人。證嚴法師見到了天主教人士，再一次提到了海星中學三位修女給他的影響。文章這樣說：

「上人說明，年幼時看到台灣窮苦人得到國外人士的援助，內心很感動，出家後便希望做慈善救濟，但一直沒有因緣。後來結識了三位修女，彼此交流宗教理念；發現儘管信仰不同，但都不離『愛』，天主的博愛與佛陀的慈悲，方向是一致的。

當時天主教、基督教在台灣做了很多救濟事業，相較之下，佛教就比較零星而小規模。這三位修女喚醒我心靈深處付出的嚮往；再看到社會存在許多貧病之苦，於是我提起使命感，希望將人人本具的愛心匯聚起來，成就救貧救苦的社會志業。

聽聞上人早期與修女們的互動，施密德教授表示，在參訪慈濟志業體時，有種熟悉的感覺——在慈濟能看到基督教的精神，與她所認識的佛教不同。

上人言：「天地之間是所有生靈共同的家，所有生命都應該相互尊重。宗教也不應分隔，假如宗教之間畫了界線，彼此就會產生嫌隙。」

從這段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證嚴法師在兩年前，也就是距離成立慈濟功德會的四十一年之後，仍然念念不忘那一次的會遇，而且是在天主教教廷方面的客人面前，如此毫無保留的表達出來，可以想見證嚴法師的胸襟——她以一位備受敬重的佛教領袖的身份，並不吝惜對其他宗教表達真誠的好感與敬意。我認為，這樣不但不會減損佛教的威德，相反的，會讓人對證嚴法師的胸襟益加的敬重。

我把《慈濟月刊》這篇報導用電子郵件寄給高老師看。老師給我的回信是：

「金柯：

謝謝你寄來的文章。事實上就是很單純的相遇，但卻有那麼美好的結果。

祝 平安！

高凌霞修女(09/6/5)」

我覺得，高修女說「有那麼美好的結果」，表達的是對證嚴法師創辦慈濟功德會一事的讚美，而「事實上就是很單純的相遇」則是對證嚴法師文中透露的感念與推崇，含蓄地表示謙虛之意。兩位宗教界長者的心靈之美，都讓我低迴不已。